

钢铁去产能再解题： 业界力推钢结构“接盘”

■ 本报记者 江金骥

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，“去产能”、“去库存”、“去杠杆”等提法毫无悬念地成了2016年两会热词。与此同时，国家在“十三五”规划建议中强调，继续重点促进包括新材料、节能环保等在内的“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”。

而在这“去”与“促进”的两套动作中，已经有企业家开始了新的探索。

“化解钢铁产能与发展新材料产业完全可以合二为一。”山东博兴县人大代表、山东华兴机械股份公司董事长孙宪华告诉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，如果让“去产能”与“发展新材料”相互借力形成产业链，那么“过剩产能”就能成为新材料源头，“库存”也就变成一种“战略储备”。

专家建议 推广钢结构建筑

最近有两条关于“钢结构”的消息引人关注。

一是2016年1月8日至9日，同济大学教授沈祖炎、浙江大学教授董石麟、贵州大学教授马克俭三位工程院院士齐聚武汉，共同建议大力发展钢结构建筑，以化解目前严重过剩的钢铁产能。二是1月26日，在北京召开的“2016中国钢结构发展高峰论坛”上，与会2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国内众多知名建筑业专家达成共识：未来五年将积极推动钢结构建筑。

此间有人指出：中国钢结构建筑在“破茧”中迎来春天。这一说法出自一组数据的对比。

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钢结构产业拥有从研发、设计到制造、安装的完整产业链，有资质的施工企业超过3000家，但是，我国的钢结构建筑占比不足5%，在美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，钢结构用钢量已占到钢产量的30%以上，钢结构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40%以上，而在中国，目前年产钢虽然已突破7亿吨，但钢结构用钢不到6%，由此可见，我国钢结构建筑还有很大上升空间。院士们认为，通过大力推广、发展钢结构建筑，既可化解钢铁产业过剩产能，也可推进建筑工业化，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。

“由于钢结构拥有绿色、环保可循环利用、抗震性能好、重量轻、建筑



CNS供图

工业化和装配化程度高等优点，大量采用钢结构是我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绪红指出，钢结构建筑八成部件可在工厂加工，同时易拆除，部分产品和材料可重复、循环利用。相比传统混凝土建筑，其自重减轻40%，施工效率提高4倍，建设周期缩短1/3，碳排放量减少35%，得房率增加5%以上，在发达国家较普及。

在民用建筑上，发展钢结构就是发展装配式建筑，开发商通过系统集成，就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，这样的产业分工一旦形成，“去库存”和发展新材料产业也就水到渠成。

事实上，近似观点，孙宪华早在2014年就提过，他说“现在再提，顺应时势”。

钢结构堪称节能先锋

假如将“多出来”的钢铁用于扩大钢结构建筑，不仅消化了“过剩”的产能，同时也发展了节能产业。

“我国国内95%以上的钢筋混凝土和砌体结构建筑，是造成建筑能耗大的主要原因。”参与上述研讨会的专家介绍，钢筋混凝土和砌体结构的材料回收利用率低，这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，结构拆除后，主要都是建筑

垃圾，处理起来需要花大量费用。

“相比之下，钢结构建筑都堪称节能先锋。”孙宪华介绍，当下，我国民用、桥梁、海洋工程、非标成套装备制造(包括新能源风电、核电、智能电网、三网合一)等领域的基建工程，处在持续高速发展之中，建筑用钢需求量很大。钢结构建筑的发展，不仅会对钢铁产能过剩起到缓解作用，还会在全生命周期内，以循环使用的方式，将“废”钢资源储备起来，达到“藏钢于建筑”、“藏钢于民”的战略目的。

据了解，针对工程所需，钢结构产品实行的是工业化预制、定制，不仅施工周期有保证，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工期有保证，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土方作业带来的大量雾霾烟尘。还有，做成的钢结构建筑，保温和抗震性能优良，假如遭遇地震，各种损失一定比砖混结构的房子小得多，灾后重建的费用也低得多。

亟待政府推动

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，但我国境内的铁矿资源较为贫乏。过去10年，我国钢铁业由于超常发展，导致我国今后铁矿石供给依赖海外的状况越来越严重，所

以，建立稳定的铁矿资源供给战略，既要开源，又要节流。

“开源主要集中在上游供应商，而节流工作就是下游生产商的功课。”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钢结构分会副会长张在勇介绍，作为钢结构的最新应用成果，波腹板钢构件已被列入国家现阶段的新型建材，其在大型桥梁、机场航站楼、地铁隧道等工程中普遍应用，证明这种产品除了美观、重量轻、跨度大外，还集“绿色、节能、创新”为一体，经过专家的测算，该产品的用钢量，比传统H型钢节约30%—60%。

“波腹板钢结构的节材效果没有疑义，现在欠缺的是国家推动。”孙宪华介绍，不管是平板H型钢结构还是波腹板钢结构，作为一个新兴产业，至今未能得到快速发展，一个重要的瓶颈就是在产业链上缺乏国家标准。

对于政策、产业及市场的配套，孙宪华表示，钢结构未来产量有望达到5000万吨—6500万吨，钢结构房屋建筑占全国房屋建筑总量约15%—20%左右。对于这一市场需求，华兴也和其他同行一样，希望政府推出相应的鼓励政策，鼓励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入，扩大市场份额，在社会影响力以及客户接受度等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之后，再转入居住类的建筑上。

供给侧改革 关键在创新

——专访全国人大代表、凯盛科技集团
总经理、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彭寿

■ 本报记者 张晓梅/吴明 张骅

“经济新常态下，传统产业代表的旧动力在减弱，以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动力不足，因此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创新。”3月9日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凯盛科技集团总经理、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彭寿，就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阐述了自己的看法。

当前中国高技术产业对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1.8%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率规划为8%。加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，培育壮大新动能，加快发展新经济，成为中国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关键所在。

彭寿说，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61次提到创新，报告指出，着力实施创新发展战略，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，提高实体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。只有持续深入推进创新战略，培养壮大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，才能为“三去一降一补”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插上腾飞的翅膀。

近年来，凯盛集团及其核心企业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，引导增量、优化存量、主动减量，研发生产出超薄、TFT基板玻璃、low-E玻璃，为电子信息显示和光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原材料，彻底解决了中国高端玻璃从国外进口的问题，创造了新的投资、消费和需求，开辟了玻璃产业发展的新领域和新境界。公司研发建成全国首条玻璃熔窑全氧燃烧生产线，玻璃厂烟气脱硫脱硝新技术市场占有率达到90%以上，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提供了优质服务支撑。他们主动去产能，关闭多条低端浮法玻璃生产线，主动承担因生产线停产带来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，并以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心，建设北大凯盛石墨烯材料研究院。大力实施“走出去”，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广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国际化园区建设，提升了中国技术和装备在全球的影响力。

“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提出，到2020年，力争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.5%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%。”彭寿介绍说，目前，中国社会研发投入的强度在2%左右，这意味着还有大约0.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。如果2020年GDP达到90万亿元，那么届时研发投入将在2.25万亿元，提升新技术在支撑企业“换挡提速”发展中的比重是大势所趋。

装备制造业要以 核心技术打造世界品牌

——专访全国人大代表、马钢技术中心
车轮研究所所长江波

■ 本报记者 张晓梅/张骅

2016年是“十三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。就车轮而言，国家已把高速动车组、城市轨道交通列为“十大振兴产业工程”，未来五年将是轨道交通领域的黄金发展期。安徽省围绕产业链的完善和延伸，全力打造以马钢轨道交通装备及关键零部件产业为核心，积极引进并培育整车制造企业，建设整车制造产业基地，形成专业化生产、区域性协作、社会化配套的特色产业集群。3月6日，全国人大代表、马钢技术中心车轮研究所所长江波在接受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采访时说，振兴装备制造业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。

“作为轨道交通的重要部件，轮轴及其组合产品的需求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有较快增长，马钢发展轮轴产业的前景广阔。虽然车轮行业竞争日益加剧，但同样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。”江波介绍说，马钢在做强车轮的同时，正在打造由车轮、轴、轮对、制动盘、齿轮等轨道交通领域关键零部件组成的完整产业链。公司为此成立了马钢轮轴事业部。

“在产品设计和技术的资源利用上，整合包括技术中心在内的资源，向车轴、轮对延伸，通过PDM系统，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整合和扩展，建设轮轴设计平台，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和个性化服务。”江波说，全球化销售、国际化经营是马钢轮轴板块的既定战略，是马钢轮轴未来发展的主线和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。要整合原来国际、国内销售资源，扩大范围，形成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。同时利用马钢海外公司区域优势，借助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战略及铁总、中车等国家“高铁走出去”战略，把轮轴产品打造成一张世界了解马钢的新名片，形成“世界第一轮轴品牌”的市场定位。

江波认为，要想建立起全球品牌，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。因此，要加大产品研发、设计能力建设，尤其是满足不同需求的产品设计平台建设尤为重要，要用3至5年时间建成产品研发设计平台，把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到为客户提供“一体化解决方案”。

全国人大代表，中铝公司董事长、党组书记葛红林：

传统产业不是落后的代名词

■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刘凌林

国企改革仍然是今年两会代表、委员热烈讨论的话题。

在政府工作报告里，李克强在国企改革部分提出以改革促发展，坚决“打好国企提质增效的攻坚战”。

2015年，国资委系统监管的企业效益同比下降6.1%，为加快国企改革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铝公司董事长葛红林在接受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改革是无止境的，国企改革必须不断改，只有逗号，没有句号，更不能一蹴而就，否则“欲速而不达”。

葛红林介绍说，从1995年到2005年左右，竞争性领域的地方国企改革基本上完成了一轮改革改制，实践证明，有的一开始有发展活力，但放弃了与时俱进的改革，活力便逐步失去，所以需要不断改革创新。

“去年中铝公司加快了改革步

伐，更为可贵的是焕发了各级干部职工参与改革的精神，工作面貌发生了改变。”葛红林对记者说。作为中铝公司的新掌门人，葛红林对于国企改革中出现的热点问题，有他自己的解释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，推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，创新发展一批，重组整合一批，清理退出一批。这里的“清理退出一批”，也就是淘汰落后产能，清理“僵尸企业”。

事实上，如何做到，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标志。据了解，100多家央企里面，子企业和孙企业上万家，这里面有不少“僵尸企业”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今年五大重点任务中，去产能排在第一个，成为改革最主要的任务。

“清理、关闭‘僵尸企业’就是为了让资源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，从而提高生产率。而对‘僵尸企业’关键在于怎么处理”。葛红林在谈到处理“僵尸

企业”的问题时表示，“僵尸企业”不仅出现在国有企业，也出现在民营企业之中，后者往往是盲目扩张，债务越滚越大，最终无力自拔，只能靠在银行和地方政府身上，对这些企业，绝不能简单处理，而要因企制宜地去解决，否则，会形成不好的导向。

谈到国有企业用人机制时，葛红林表示，国有企业市场化选人用人已成为改革趋势，包括选聘全球职业经理人不再应该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，现在还出现质疑的态度，太落伍了，观念还处在上世纪。

“如今，不少企业感觉生存困难，其实这个困难本质上是来自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不强。”葛红林对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说，如大宗商品价格下降，对生产企业来讲，首先要问自己的生产成本还能降吗？上游产业链的潜力挖尽了吗？

“其实，从一个区域来看，不可能每个产业都会同步发展，不同的时期，有的发展快，有的发展慢，不会永

恒不变，就看你是处于哪个方阵。”

对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，现在似乎一提传统产业好像就是要转型或者是抛弃，葛红林并不这么认为。在他看来，传统产业并不是落后的代名词，不少老企业有着赚钱的老根基，比如白酒业中的品牌老企业。

葛红林认为企业也有生老病死，有它的生命周期，比如一代技术用完了没有创新，就要被淘汰。所以，企业要查自己的问题，从自身找原因，因为市场都是一样的，市场经济就是竞争。企业要想有市场竞争力就要不断创新、不断改革。改革的成效最终也得靠市场来检验。

当记者问到在两会上最关注的是什么？葛红林告诉记者，最关注的是政府怎么为企业提升服务。

“其实，每个企业都有寻求发展的愿景甚至是冲动，关键是企业遇到困难时政府怎么去帮助解决困难，怎么为企业服务好，政府帮扶一步，也许企业就跨了半步。”葛红林说。